
39位科学家，100万美元，10年坚守：中国“诺贝尔奖”炼成记

作者：writer 来源：科学网

本文原地址：<https://www.iikx.com/news/progress/34323.html>

本文仅供学习交流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请勿用于商业用途！

39位科学家，100万美元，10年坚守：中国“诺贝尔奖”炼成记。

文《中国科学报》记者 李晨阳

2015年1月20日，“未来论坛”在北京悄然诞生。成立大会上，两个看似相距甚远的群体会聚在一起：一边是吴恩达、饶毅、施一公、王晓东等著名科学家；另一边是张磊、李彦宏、沈南鹏、邓锋、丁健等知名企业家。这场会议发起了一个倡议：打造属于中国的科学大奖！

一年后，单项奖金高达100万美元的“未来科学大奖”横空出世。杨振宁宣布大奖成立，《自然》杂志称其为“中国诺贝尔奖”。迄今，共有39位成就斐然的科学家荣登领奖台，一次次引发学术界广泛关注。这10年间，中国企业设立的民间科学奖项蔚然成风，形成了一股激励科学创新的社会力量。

这场影响深远的旅程，源于一群有远见的企业家和科学家的共同愿景。而它最初的启航，却离不开一位女性的积极推动。

武红是企业家、社会活动家，曾参与筹备首届博鳌亚洲论坛、《财经》年会、陆家嘴论坛等高端论坛，并创办新盟国际公关顾问有限公司。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读到了《奇点临近》——一本探讨人工智能与科技未来的著作。这本书让她忍不住思考：“中国的未来需要什么？人们不能只盯着眼前的利益，总得抬起头，看看未来10年、20年的方向。”她将这份思考分享给一些好友，由此逐渐凝聚起十余位企业家与投资人，他们怀揣着以科学撬动未来的憧憬，共同创立了未来论坛。

2020年，《中国科学报》曾专访未来论坛发起人兼秘书长武红。

近日，在未来科学大奖迎来10周年之际，武红再次接受本报采访，回顾这10年来的坚持与探索，讲述一场始于理想主义、最终掀起巨大涟漪的“蝴蝶效应”。



武红

以下是主要采访内容：

“一个奖的灵魂就是它的评审”

《中国科学报》：

在上一次采访中，你讲述了创立未来科学大奖的初衷和热忱。如今回望走过的10年，未来科学大奖是否实现了你最初的梦想？有没有哪些地方超出了你的预期？

武红：

我们最初创立这个奖，是出于对科学的热爱和对未来的热情，希望做一些影响下一代价值观的事情，鼓励更多年轻人热爱科学、从事科学。但10年来，很多东西确实远远超出了我最初的想象。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选出了一批非常杰出的科学家，能展现中国现代科技事业对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直到今天，很多西方人依然认为中国的科学是落后于他们的，认为中国人更多在做跟随性的研究。但这10年间，我们所评出的每一位科学家的工作，都切实地给全人类带来了变化：卢煜明教授开创的无创产前DNA检测，全球每年有上千万孕妇会用到这个技术；马大为教授研发的催化剂，世界各地的制药工厂都在用；王小云教授10年间破解了五大密码，改变了全世界的密码格局……

这就是科学对人类文明的推动作用，它是没有边界的，可以打破很多文化偏见和地缘政治的局限。我认为这个大奖最大的意义就在这里：展现中国科学事业对世界、对人类的贡献。

如今未来科学大奖走到了第10年，我相信有一些非常本质的东西从来没有变过：不管是参与的科学家，还是作为投资人、捐赠人的企业家，也包括我们这些未来论坛秘书处的同事们，大家对科学发自内心的热爱、崇尚、尊重，就是我们的初心，是做这个奖最根本的东西。我想也是因为这个初心，让我们10年来能够不断地收获社会各方面的支持。

《中国科学报》：

未来科学大奖的评审规则是如何成型的？未来还会有变化和更新吗？

武红：

著名化学家余金权是未来科学大奖科学委员会委员，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奖的灵魂就是它的评审”。只有很好的规则、很好的标准，才能产生让人们信服的结果，才能选出大家认为真正了不起的人。因此我们做未来科学大奖，首先要建立一个向世界一流水平看齐的评审规则。

未来科学大奖的章程和评选制度是参照诺贝尔奖、图灵奖这样一些国际著名大奖设立的。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个很高的目标放在那儿了，接下来要怎么落地呢？这就要感谢最早加入我们的3位科学家：饶毅、丁洪和田刚。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和这3位科学家一起讨论，就在北京大学博雅塔那片儿。这是对我们来说很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地方。之后，何川、李凯、王晓东、文小刚、夏志宏、谢晓亮这6位科学家加入，一起组成了未来科学大奖的创始科学委员会。

首届未来科学大奖颁奖典礼合影

我们讨论了很久：这个奖的定位到底是颁发给中国科学家，还是全世界的科学家？是终身成就奖的性质还是优先支持年轻人？这里面有很多细节和抉择。最终我们决定，不限制获奖人的国籍，但是他们的获奖工作必须是在大中华地区（注：包含中国大陆〔内地〕、香港、澳门及台湾）完成的，这个定位今天看来也很有代表性——好多现在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最初都经过了许许多多考虑和摸索。

正是初创期就加入我们的这批科学家，花了大量时间把未来科学大奖的标准建立起来，并且慢慢完善，最终赋予这个大奖灵魂。不瞒你说，第一年启动大奖评审的时候，未来科学大奖的评审章程，每一条都是这些科学家亲自修改的。

这个过程中还有一点非常关键：有了标准之后，还要有一个人来监督标准能否真正执行下去。为此我们邀请了高西庆作为监督员。作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高老师的视角很有意思。他说：程序正义比实质正义更重要。放在未来科学大奖的评审上，所谓的实质正义是要选出全世界最好的，而且将来也对世界产生好处的科学家。但是没有人可以保证这一点，也不可能全世界所有人都认同。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规则制定好，尽可能规避各种人情关系、利益冲突，让尽可能多的人在规则上、在程序上取得一致意见。

我们现在也在思考，未来科学大奖的下一个10年，是否还要继续聚焦大中华地区？评选方面要不要做出一些调整？我们和科学委员会的老师进行了很多沟通，也收集了很多建议，这些都还在探讨之中。

从最初没人买单，到建立永续基金

《中国科学报》：

过去10年中，有哪些关键节点或里程碑事件标志着未来科学大奖的成长？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酸甜苦辣？

武红：

我们一开始做这个奖的时候，除了义务加入的科学家和企业家，后勤事务和其他具体工作是没有人来做的。

当时我们为了吸引更多科学家的关注，开办了一系列《理解未来》科学讲座。在一次讲座上，有位听众觉得我们这个事很有意思，就向我提出想做志愿者。“当什么志愿者呀，我这里可一个人都没有呢”——我一把就把她“薅”住了。这就是未来论坛秘书处的第一位工作人员，自此团队才一点点建设起来。最开始我们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就在我以前公司的办公室腾出两个工位，后来才慢慢有了一个小房间。

我们的捐赠人刘芹老师曾说：“秘书处这么少的人，能够承担这么庞大繁杂的工作，这是一个奇迹。”我也非常感谢这些年来秘书处一起并肩作战的伙伴们。大家以异常强大的意愿，做成了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从无到有去做这件事的过程中，钱是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事实上从我们宣布要设奖开始，有小半年的时间是推不动的。我给很多人打了很多电话，坦白讲，最开始没人买单。因为以前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谁相信你就一定能做成呢？

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候，一些企业家找到我，说我们不能失信于科学家。最后还是丁健、沈南鹏、张磊3位企业家提出了一个模式：每个奖项的奖金为100万美元，由4名捐赠人参与。他们邀请了李彦宏加入，每人捐赠25万美元，并且承诺捐赠10年。

我想这个模式也体现了中国人独特的智慧——“众人拾柴火焰高”。可以说没有这个模式，我们的大奖就启动不了。

这个模式促成第一个奖项——生命科学奖的建立之后，又带动了更多企业家的参与。很快邓锋、吴亚军、吴鹰和徐小平4位捐赠人共同设立了物质科学奖。第二年，丁磊、江南春、马化腾和王强4位的加入，使得第三个奖项——数学与计算机奖得以设立。

当初杨振宁先生宣布未来科学大奖成立时，提到这个奖有3个特点，其中之一就是，过去世界上的民间科学大奖设立时，都是由一个人或一个家族开启的，而未来科学大奖是由好几位中国的企业家商讨后共同来设立的，“这是一个新的形式”。所以在回顾的时候，我也特别感谢这样一群人的智慧和付出。

10年听起来很长，但是从2018年开始，我们就在考虑10年后该怎么办。我们希望能像诺贝尔奖那样，建立一个永续基金。但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一旦开始捐赠，就意味着一个永久的承诺。多少人愿意出这个钱？一次性到底能拿出多少钱？都是未知数。

但是很庆幸我们汇聚了这样一群有共同价值观的人，才有了我们2019年宣布发起的总额1亿美元的永久捐赠基金。在

Donors

捐赠人



邓锋

北极光创投创始管理合伙人



丁健

金沙江创业投资基金
主管合伙人



丁磊

网易公司创始人
董事兼首席执行官



江南春

分众传媒创始人、董事长



刘芹

五源资本创始合伙人



马化腾

腾讯公司联合创始人
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沈南鹏

红杉全球执行合伙人
红杉中国创始及执行合伙人



王强

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



吴亚军

龙湖集团创始人
战略发展顾问



吴鹰

中泽嘉盟投资基金董事长



徐小平

真格基金创始人
天使投资人



虞锋

云峰基金联合创始人兼主席



张磊

高瓴创始人



张宁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
彤程公益基金会创始人、
荣誉理事长

未来科学大奖捐赠人

而在今天这个节点，我们更多讨论的是面向未来的战略问题，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让这个奖真正在全世界产生影响。

尽管我们没有刻意在国外宣传过未来科学大奖，但我在美国参加学术圈的活动时，只要提到未来科学大奖，没有人是不知道的，特别是那些华裔科学家，非常关注这个大奖。

我一直觉得在人类历史上，西方人始终没有真正深刻地认识过东方的文化。当我们做出一个扎根在中国的科学大奖，并且逐渐被世界认识、认可，进而产生影响时，我们不仅仅展现了中国的科学贡献，也输出了有着中华文明烙印的思想价值和独特智慧。

现在我们的国际环境、社会环境，和10年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在面对很多不确定因素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地回头看，回到我们的原点和初心。

《中国科学报》：

你曾提到未来科学大奖的“家国情怀”，这份情怀体现在哪些方面，化作了怎样的行动？

武红：

我曾有一次去普林斯顿大学拜访张寿武教授，还参观了他们的数学系大楼。楼里有一张众多大科学家的合影。他问我在里面能找到谁。我一眼就看到了一张东方面孔。他问我：你知道他是谁吗？我说不知道。他告诉我，这就是大数学家华罗庚。那一刻，我真的感到热血沸腾。

后来我回想，当时的那种感觉来自从小就种在心里的种子。我们这代人，都是听着陈景润、华罗庚等科学家的故事长大的。对我们来说，这些人就是偶像，就是最崇拜、最景仰的人。事实上我从未为任何一个明星如此激动过。

因此，我希望未来科学大奖能真正选出中国最杰出的一批科学家，让他们的成就、他们的故事走进学校。你不用做

更多的事情，这个种子就已经种下了。这些孩子即便未来不会成为科学家，对科学的这种崇尚和敬畏，也会深深扎根在骨子里。

一场“自讨苦吃”的旅途

《中国科学报》：

我们知道，未来论坛组织过不少让青少年走近科学、走近科学家的活动，这些公益活动是否收获了期待中的回响和共鸣？

武红：

我印象很深的一次，我们举办2019未来科学大奖科学峰会，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国的著名科学家作报告，其中有一位是来自德国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克劳斯·冯·克利钦。活动后他激动地对我说：这是我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场报告！因为他讲完后，一群初中生围着他，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问题，大家在一起交流了很久。

还有这张照片，我在很多场合都提到过：那是很多年前，我们邀请数学家夏志宏做讲座，科技馆报告厅的座位都坐满了。一位妈妈带着她5岁的孩子，搬了一个小板凳坐在后排过道上。那么小的孩子，从头到尾安安静静地听完。讲座结束后，他还让妈妈拉着来问我：“阿姨，我能让科学家给我签个名吗？”



认真聆听讲座的5岁小男孩和妈妈

这个孩子现在大概已经上中学了。很可惜，我们一直没有找到他。很希望那天的记忆能陪伴他后来的人生。

做未来科学大奖这10年里，我们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时刻。我们最希望的就是，让世界看到中国科学家的贡献，让我们的下一代看到中国最卓越的英才能做到什么，让我们的年轻人以一种更加自信、自豪的精神面貌去面对整个世界。

《中国科学报》：

从百年长青的诺贝尔奖，到后来的新锐科学突破奖，再到现在国内百花齐放的民间科学大奖，都受到了学术界乃至社会层面很大的关注。人们为什么要为科学和科学家设奖？科学家真的需要大奖的激励吗？

武红：

与其说科学家需要大奖，不如说是人类需要榜样。

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迸发出的磅礴力量，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家身上展现的，是人性中勇于探索、不懈攀登的最闪光的部分，是推动社会发展、实现人类理想的巨大能量。我们需要通过树立最杰出的科学家作为榜样，去激发更多人，特别是下一代心中的火苗。

《中国科学报》：

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开创未来科学大奖，与未来科学大奖同行，是一段怎样的人生经历？

武红：

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一场“自讨苦吃”的旅途。不论是我自己，还是这些参与进来的科学家和企业家，在各自领域里都有所成就。如果单从功利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并不能带来生活上的提升，反倒是给自己繁忙的工作生活加码。

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就像做母亲一样，在养育一个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辛苦、疲劳和挫败。很多时候，你还没来得及享受快乐和成果，新的问题和苦恼已经接踵而至了。但是你无怨无悔，因为这是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无论任何人问我，有没有后悔去做这件事，我的回答一定是，从来没有后悔过。一辈子能参与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就够了。

而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不管有多么远大的理想，想做多么宏大的事业，每天面对的都是非常繁琐的小事，需要的不过就是一颗平常心。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还要保持一颗敬畏之心，才能在初心选定的道路上一路走下去，不会偏离了自己的方向。

作者：李晨阳 来源：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更多 科学进展 请访问 <https://www.iikx.com/news/progress/>

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请勿用于商业用途，[爱科学iikx.com](https://www.iikx.com)转发